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參義卷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崔槐

謄錄監生臣張耀堂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參義卷三

元 梁寅 撰

象上傳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純天

乾之象辭曰元亨利貞言占者當得大通而利於正耳而夫子之傳乃析元亨利貞為天之四德又別一義也乾者天之道也故專以天道明之大哉乾元者

首贊美乾元之大也其曰始物者以乾元對坤元而
言之所謂乾主始物者是也其曰統天者以乾元對
亨利貞而言之所謂元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其始終
者是也乾元之所以大以其能始物而又能統天爾
大抵易之論造化者或以二氣言或以一氣言以二
氣言之則乾陽之動為萬物之父坤陰之靜為萬物
之母故以乾為始物也以一氣言之則四時之循環
實一元之無間而陽之大也得以兼乎陰之小故又

以乾為統天也然二氣之分亦一氣之有動靜耳非判然而為二也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元之始物猶偏言之仁也元之統天猶專言之仁也此一節釋乾之元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雲行雨施猶所謂神氣風霆也品物流形猶所謂庶物露生也方其氣之運也騰而為雲散而為雨有以見流行之妙及其形之成也飛潛動植林林職職有

以見賦予之均於是之時豈非造化亨嘉之會歟此一節釋乾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道之終始即所謂統天者也而大明之者聖人明之也聖人之於乾道於何而明之邪曰以易而明之也自作易言之則觀諸天道以畫六爻自用易言之則觀之六爻而見天道故聖人大明天道之終始者以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也六位時成者以六位之成因

天之時也初九與九二之半即元也九二之半與九三
即亨也九四與九五之半即利也九五之半與上九
即貞也聖人明乎此而其心與天合矣故能乘此六
陽以行天道焉龍者陽之象而天者其理也聖人之
合天亦合其理而已故觀潛見飛躍之象而得隱顯
進退之宜則動不違天而天在於我是以人而當天
也其取象於龍則其隨時而不測者固可以見而又
言時乘以御天焉是尤有以見其進退遲速之在我

也聖人之體乾者蓋如此此一節釋聖人之元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變化者陰變為陽陽化為陰也而此曰乾道變化則
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而陽得以兼陰於是見矣物
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性之與命固有分矣然孔子
之本意則但以性命為一而自物之所受言之也保
合大和言物之保合其生理也朱子以為冲和之氣
者以其理與氣合也乃利貞言保合其性乃為利貞

也若不能保合則非利貞矣此一節釋乾之利貞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之治天下體乾之道也故彖傳既言乾道而又
歸之於聖人首出庶物者兼位與德言之也蓋有聖
人之位則必有聖人之德其位與德皆超然於億兆
之上則萬國之咸寧有不期而自然者矣此一節釋
聖人之利貞也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坤元之所以為至者以其能生物而順以承天也至之為義不若大之義矣蓋大者尊之之辭至者親之之辭所謂尊天而親地也乾資始坤資生者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也乾統天坤承天者陽得其全而陰得其半也此一節言坤之元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坤厚載物則資生之功見矣德合无疆則承天之道盡矣然其厚而能載者即其合天之德也含弘者坤

德之本體光大者坤德之發見品物咸亨者坤德之效驗此一節釋坤之亨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坤本順也而亦未嘗不健以牝馬為地類見其本順也牝馬而行地无疆見其雖順而能健也若然則柔順而利貞者固坤之德也而豈非君子之所行乎其曰貞者即剛健之意也此一節釋坤之利貞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

終有慶

陰先於陽則迷而失道處陽之後則順而得常以見
陰必從陽而順承天施也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後順
而得常也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先迷則失道也東北
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乾主其始而坤主其
成是終有慶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陰之性常躁其所以躁者以其欲先動而不能也若

能從陽以動而安其柔順之貞乃吉之道也人能如是
是可以應坤之无疆矣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卦之所以為屯以震之剛柔始交而坎之難生也始
交謂一索而得男也難生謂一陽陷於二陰也剛柔
始交而即遇難生乃萬物受陰陽之氣當發生之初
而鬱結於下未能通暢此所以為屯也

動乎險中大亨貞

震之德為動能動則可以大亨坎之德為險遇險則宜於貞固故云大亨貞豕辭曰元亨利貞而傳不言利者乃用文王本意以釋經非復論四德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此釋利建侯之意也震雷坎雨之交作而鬱塞乎兩間天下未定之象也當是之時天運方艱而雜亂冥晦為大君者豈能獨立哉所宜建置諸侯以為輔助而後可以濟屯也然侯固建矣又當憂勤惕厲不遑

寧處然後可不然則雖衆建諸侯而君道不立天下固无由而治也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山之象暗蔚水之象深險而水在於山下比蒙之地也險在內則其心不平止在外則其行未達此又蒙之意也卦有此二義故其名為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

功也

蒙之能亨者以亨行而又時中也以亨行者以可亨之道行之也時中者發之當其可而得其時之中也九二當發蒙之任者以亨行而時中非九二乎志應也初筮告也瀆則不告也蒙以養正也其皆亨行而時中歟夫二雖不求五而五自求二此二五之志相應也天下之理有感而後有應二有可行之道故足以感乎五而五應之五以誠求於二故又足以感乎

二而二應之為二者守正以感乎五可也若不待其應而往求之則非也初筮告者以問者誠一則在所當告也然二之能告而有節者以其剛而得中也再三煩數而不誠一則彼之問者固瀆而我之告者亦瀆矣若此者所不當告也不當告而反告之則不足以發蒙而適以瀆蒙矣瀆蒙褻慢也謂言之不行而徒為褻慢也蒙以養正為聖功者言當其蒙昧之時必先養之以正養之以正而至於開明則可以有作聖

之功也作聖之功謂可入於聖也此一句釋利貞之義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時當需待者以險難之在前也以剛健而遇險則雖健而不陷矣夫以乾健之性宜其冒險而進也而乃能知險而不陷焉此其所以為健之至歟若乃妄行而陷於險則反不足以為健而不免於困窮矣曰其義不困窮者言處之有道故自不至於困窮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
功也

孚光亨貞吉五字為五義而以孚與貞為重九五坎
體中實為有孚之象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則得正之
象故言有孚光亨貞吉者以其居天位而正且中也
中則為有孚故光明而亨通正則為得貞故无往而
不吉其曰往有功者言有孚而得正則往必有功无
險之不濟矣坎水為險上文言不陷於險者專以乾

三陽言之此曰利涉者亦當兼指三陽而言也曰有孚曰得正曰剛健皆利涉之道也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上剛而下險以兩人言之也內險而外健以一人言之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之所以吉者以其有孚而窒塞能懼而得中也九

五中實有孚也上无應與窒塞也坎為加憂能懼也
剛來居二得中也然是四者又以中為本若處得其
中則三者皆得不得其中則皆失矣此彖傳所以獨
言剛來而得中也其曰剛來者謂訟本自遯而變為
三來居二也終凶指上九言也大人指九五言也九
五以中正居尊位故訟者之利見所以尚其中正也
如虞芮之質成於文王可謂尚中正矣不利涉大川
而入于淵者言以剛健而履坎陷是自取不測之禍

也需之乾不陷於險得乾之道矣訟之乾自陷於險則失其道者也聖人之戒深矣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師貞者行師之道利於得正也師而不正則出不以律不能勝也雖能勝亦幸而已非所謂正也若能以其衆正則得用師之道可以王天下矣夫王者之師先自正而後正人也能以衆正者自正也可以王者正人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
矣

九二以剛中之才而六五志應之雖行於險而能以
順動此所謂文人者也凡用兵者或將非其人或君
不專任皆難以成功矣故必曰剛中而應然兵凶器
戰危事若无名而妄動其可乎故又必曰行險而順
用兵而如是則雖勞毒其民而其民亦從之以其義
動故也昔周公東征有破斧之患宣王北伐違興師

之時其民之勞亦甚矣然未嘗有怨者亦以其事之順而不容已也為君將者每如是其吉而无咎亦宜矣吉者必克也无咎者合義也

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比吉也言比有吉之道也比輔也言比之為義則輔也下順從即比輔之意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下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夫再筮以審其德而无咎者以九五剛而得中也陽居尊位元也居中无悔永也以正比下貞也元永貞三德剛中足以盡之矣九五比於五陰而五陰亦比五此上下之志相應也上謂九五也下謂五陰也小畜大有言上下應之又與此異矣後夫凶者下四陰皆比於五而上六獨居後有後夫之象其道窮者明非時之塞也聖明在上而已獨不比之乃自取困窮之道耳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四以陰居陰為得其位而上下五陽无不應之故謂

之小畜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卦內健而外巽二五皆剛中而其志行此所以亨也
不言故亨而言乃亨者乃緩辭也陽為陰所畜其致
亨甚難也若小失其道則不能亨矣卦以陰畜陽為
名而論亨之道則不主於陰者此聖人抑陰之意也

然陽為陰所畜矣而猶可亨者何也蓋陽大陰小陽
衆陰寡以小畜大以寡畜衆此陽之志所以得行而
陰不能制也然非其健巽而剛中亦豈能亨乎人之
當此時者又必有可行之道然後足以致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此又以四而言也主陽言之則陽為君子陰為小人
主陰言之則凡柔者皆是非獨小人之謂矣密雲之
不雨而尚往者言一陰不能畜五陽而陽氣猶上進

也陽氣之上進以雲之興者自我西郊之陰方而其
施未行也前既言志行而又言施未行者何也蓋志
行者主二五而言謂陽志得行而亨也施未行者主
六四而言謂未能畜陽而成雨也

履柔履剛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以兌之和說應乾之剛健是下順乎上陰承乎陽理
之正也故雖履虎尾而不見咥其身宜矣履也者禮
也大傳曰知崇禮卑夫謙恭巽順禮之本也人之所

履者能極乎恭順則雖遇剛暴之人患可免矣而況其不剛暴者乎乾體剛健非專為暴者而象之以虎所以極言和說之无患也然如兌之所履亦順其正理而已固非邪媚以免禍者也如人臣之事暴君賢者之遇惡人皆履虎尾者也君子於此豈有他道乎亦盡其禮而已矣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此又以九五推言尊道也和說以事上者下之所以

身也剛中以臨下者上之所以身也人君以剛中正履帝位則不至於疚矣此其所以光明也光明者德盛而輝光也德而如是乃天德矣其言不疚而必曰剛中正何也蓋剛健者固君道之所貴也然一於剛健則非中正而反為病矣故必剛而中正然後為不疚見君道尤以中正為貴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此言小往大來之義也前一節則以上下為往來上尊而下卑也後一節則以內外為往來內先而外後也以上下言之則天地之氣一上一下而君臣上下之交有似焉以內外言之則陰陽健順一內一外而君子小人之辨有似焉是故天本上也而其氣下降地本下也而其氣上騰君本上也而禮下其臣臣本下也而上事其君此君臣與天地同一往來之義也

凡陽為健者常為先為始故處內陰而順者常為後
為終故處外為君子者善而正故處內為小人者惡
而邪故處外此君子小人與陰陽健順同一往來之
義也聖人以卦體而明卦辭其義盡矣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
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
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同人由六二而取義故主二而言之五以陽居陽二以陰居陰是二之位應於五也五剛而中正二柔而中正是二之德應於五也五為上乾之中則二之得位得中者乃上應於乾也卦之為同人者以此也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于野而利涉大川皆乾之所行也乾之德公而无私故可以致同人之亨乾之才剛而有斷故可以

濟天下之險然剛而有斷非公而无私者不能也其
同人也利涉也又必得正然後可以離之文明而燭
理以乾之剛健而勝私二以中正而應於五五以中
正而應於二此皆所謂正也其正如是唯君子能之
故以為君子之正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者以其至公
也至正也夫天下之心雖殊而天下之理則一常人
之心昧於理而局於私故无以盡大同之道君子則
明理而无私也故能知千萬人之心猶吾之一心而

又能推吾之一心以為千萬人之心此所謂通天下之志也通天下之志而盡大同之道則其曰君子者雖謂之聖人可也謂之天德可也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卦之所以為大有者以六五居尊得中而獲上下之應也夫柔而居尊則能以貴而下賤柔而用中則能舍己以從人若此者皆得衆之道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卦之德剛健而文明六五應乎天而時行此所以元亨也夫大有者所有之大也然既有以致其大則必有以保其大六五以柔尊處得中道固有以致其大矣然使其不能剛健則過柔而失其尊不能文明則闇昧而失其中不能應天而時行則上下亦莫有應之者矣如是則雖欲元亨不可得也而何以保其大乎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謙之所以亨者以其能自卑下也觀之天地之道則天之氣下交於地故能發育萬物而其道光明地之勢本自卑下故能順承天施而其氣上行天之下交地之處卑此其謙也天道光明地道上行此其亨也天地之亨猶必以謙也而況於人乎其以天地言謙亨者艮陽卦居下天道下際之象也坤陰卦居上地道上行之象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

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此釋君子有終之義而先論謙之常理也天下之道
其謙者必盈盈者必損一損一益皆自然之理也以
天道言則盈盛者虧退謙虛者加益故日往則月來
寒往則暑來以地道言則盈滿者傾變卑下者流聚
故或高岸為谷或深谷為陵言乎鬼神則盈滿者禍
之謙損者佑之故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言乎人道則疾惡於盈滿好與於謙巽故志自滿則

九族離德日新則萬邦懷凡此者皆自然之常理故
聖人詳言之所以戒盈而勸謙也為君子者思有終
之道而安處乎謙巽則其居尊也益至於光顯其居
卑也亦不得而踰之君子之所以有終者其不以此
哉大傳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
也夫謂之存其位則信乎其有終矣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豫之為卦以四之一陽為羣陰所應而其志得行又

其德內順而外動有順理而動之意此卦所以名豫也夫豫者和樂之義也為人上者或違衆志而獨行逆天理而妄動則人心之不樂亦甚矣其何以合豫之道哉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豫之為道順動而已天地之化且必順而動也而況於建侯行師乎以天地言者震陽坤陰天地之象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

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又極言天地聖人之順動而贊其道之大也天地之運以順而動此天地之所以為豫也故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愆忒而歲功以成矣聖人之事以順而動此聖人之所以為豫也故重刑輕罰无不清簡天下之民无不心服而教化以洽矣夫順以動者所以盡乎豫之道而已而其氣化之不忒治功之大成則皆其自然之應也既論順動之道矣然其言有

盡而意无窮也故又贊之曰豫之時義大矣哉君子
當乎豫之時則必盡乎豫之義是豫之時與義皆甚
大也豫之義者即豫之道也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以剛下柔己能隨物也此動彼說物隨於己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聖人舉事合時措之宜而天下皆隨之是天下隨聖
人之時也言天下隨聖人之時則聖人隨天下之時

可知矣

隨時之義大矣哉

夫隨於時者必隨於義隨時而不隨義則其隨時者因循苟且之為也非聖人之隨時也聖人之隨時唯義之與比如義當揖遜則揖遜者時也義當征伐則征伐者時也言隨時之義而贊之曰大矣哉以見時之當其義者為難也能是道者其時中之君子乎其通變之聖人乎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艮上巽下而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此所以為蠱也二者乃致蠱之由非治蠱之道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此言蠱極則必治而治蠱必有道也蠱元亨者蠱之既治也不先言治蠱之道而乃先言其效者以明亂之可治也利涉大川方治蠱之時也故謂之往有事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即所謂有事也先甲三日先於
事之始而究其所以然也後甲三日則後於事之終
而慮其將然也以終則有始為天行者言治蠱者所
以順天之道也天之道有始必有終既終復有始聖
人知天道之如是故其所以慮事者既原之於其始
而又要之於其終其用心如此此其所以元亨也
臨剛浸而長 說而順剛中而應 大亨以正天之道
也

為卦內說而外順九二剛中而上應六五唯其如此
是以大亨而得正也大亨而得正乃可以合乎天道
也以人言之凡所臨者莫不貴於和說而恭順然和
說而非剛中則為邪媚恭順而非正應則為苟合故
能說而順者又必剛中而應然後可大亨而正也且
常人之情惟其有欲也故不能同乎天若能和順而
剛正則一於理而无欲矣其不謂之天德乎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闕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觀盥而不薦有孚
顒若下觀而化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
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此極言觀道之自然也卦辭但言聖人之為觀而此
以天道言之者蓋聖化自然之妙非天道不足以為

喻也卦辭本言聖誠之化而此又言神道者蓋誠者
言其所存神者言其妙用惟其誠之極是以神之至
也合彖傳而論之其意若曰聖人之大觀在上者以
其有順巽中正之德也然其德如此曷嘗有一毫之
私乎亦至誠而已矣故其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者言聖人能積其誠敬則天下之民得之於觀感而
自化初未嘗以智力之私為之也聖人之道亦如天
而已觀天道之至神而四時自不忒聖人以神道設

教而天下亦自服是果有待於智力之私邪蓋德而非誠則事多虛假而不足以為德誠而非神則所謂誠者亦幾乎息矣故誠者德之實也神者誠之著也聖人之大觀與造化同其大其以此歟

頤中有物曰噬嗑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剛柔分以下皆噬而嗑之道也剛柔分者卦三陰三陽如人之剛柔相濟而不過也動而明者下動而

上明如人之動而能察也雷電合而章者雷電相須如人之威照並行也柔得中上行者以卦變言之如人君以柔中之德居尊位也六五以柔居尊雖不當位然合威與明而得中固能盡用獄之道也

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謂之天文者其剛柔交錯一往一來更相賁飾皆自然而成文如天之文也大傳曰物相雜故曰文物相

雜者剛柔交錯之謂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內離為文明外艮為止於其所文明而各得其分此人道有倫序之象也故謂之人文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觀者觀之於卦也夫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此天之文也而卦之剛柔交錯有似焉故聖人觀之於卦以察四時之遷改則歷以治矣君臣上下

之位序制度儀章之品節此人之文也而卦之文明
以止有似焉故聖人觀之於卦以革天下之風俗則
化以成矣所謂參贊天地之化育經綸天下之大經
其聖人用賁之道歟

剝剝也柔變剛也

柔變剛者以柔而易剛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
盈虛天行也

不利有攸往而曰小人長者以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故不可有為也順而止之謂之觀象者蓋君子知不可有為順時而止乃觀卦爻進退之象而法行之也君子尚消息盈虛謂之天行者蓋天下之理此消則彼息此虛則彼盈乃天道之常也君子觀象則知小人方盛君子必衰君子既衰亦必復盛其進退之隨時无非天道也

復亨剛反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卦之德為動而順是動而以順行也未可動而動或動而不以順皆不免於疾咎也若可動而動則動无不時以順而行則行无不達故已之出入既无疾而朋類之來亦无咎此復之至善者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此一句之義程朱備矣今惟引其文而釋之程子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

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夫天地之心即所謂仁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而必曰天地之心者蓋天地以生物為心乃无心之心也天地之心亘古今無間也而以為必因復而後見則亦有不可見之時矣其不可見者非天地之心有時而無也蓋自人之所見者言之也自人觀之方至靜之時則茫乎其無端寂乎其無朕天地之心何由而見哉及既動之後則陽德之烜赫萬物之暢茂其天地之心者又

散漫而難見矣故欲見天地之心者唯在於方動之
端也又曰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者蓋復者陽
之方動以氣言之也天地之心者天地生物之仁以
理言之也當陽之方動而生物之仁因是可見耳非
謂復即天地之心也又曰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
心者此以善惡之復言之也復有二義有動靜之復
有善惡之復以動靜言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
之復猶天地之復也以善惡言則昔也昏迷而今則

開悟乃常人之復耳豈謂聖人之如是哉朱子曰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其言幾於滅息者天地之心非真有滅息也以其不可見而有似於滅息爾又曰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所為靜極而動即聖人動靜之復也惡極而善即常人昏迷之復也其引邵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者盖冬至在十一月之半而又在於夜半子時然夜半以前已屬子時則夜半乃子

時之半也數每從此始而略不差移此所以見天心也又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者此乃指欲動未動之間而言之即所謂子之半也又曰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者一陽初動而萬物未生无聲臭氣味之可見如祭祀之明水其味至淡薄如清廟之朱絃其音甚希疏此皆所以贊復之妙也故又結之曰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

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
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卦由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初是剛自外來也卦以
內卦為主而內震又以初爻為主是剛自外來而為
主於內也卦德震動而乾健卦體九五剛中而應六
二陽剛為主動而能健剛中而應皆无妄之道也大
亨而以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天命即天道也夫能大
亨者以其正也其或非正則為有過誤而不利於往

矣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言不宜妄往也其所以不
宜往者盖以動不合天故天命不祐也又曰行矣哉
言其必不可行也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人能如是則內外合德而
日新矣其蘊畜豈不大乎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剛上謂上九以陽剛居尊位之上也以卦變言此卦

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此剛上而尚賢之義也又卦德艮止而乾健是以艮之止而止乾之健也尊尚剛德之賢止乎至健之道二者非大正則不能此大畜之所以利貞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養賢者亦取尚賢之象自剛上而言則謂之尚賢所以盡其禮也自不家食而言則謂之養賢所以重其祿也尚賢者有尊崇之意養賢者有親愛之心非六

五之中順安能若是哉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應天亦主五言也五應於乾之中爻是順應乎天也
以大畜之君臣相應以濟斯世非順天之時協天之
道亦何由而成功乎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
自養也

頤之貞吉言所養者正則吉也觀其所養者觀其所

養之道觀其自養者觀其所以養身之術其字指所
養之人觀則自他人觀之也觀其養德而以正則必
有以成其德養身而以正則不至於傷其生若此者
皆吉之道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養之為道非徒養德養身而已也故又推極而言之
如天地之養物聖人之養人无適而非養之道而其
所養者亦无適而非正也天地之大而萬物生育於

其中聖人之治天下而養賢才以及萬民夫養育賢才使之治夫民是養賢者即所以養萬民也天地聖人之所養者如此此頤之時所以為大也不曰時義時用而止言時民物之生與養以時為大也天地失其時則萬物不遂聖人違其時則庶事不立養之得其道而又順其時非天地聖人之功用乎

大過大者過也 棟橈本末弱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當大過之時而能處之以剛中行之以順說則時雖過盛而理不過差其有往而亨宜矣哉

大過之時大矣哉

處大過之時者其事為甚難也苟非有大過人之才亦安能救大過之弊乎

習坎重險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此釋有孚之義也水流而不盈者以其重坎故未盈也水流於坎險必既滿而後復行所謂盈科而後進

也今水流而不盈處險之中而能不妄行亦如人守其孚信而不至於濫溢故云行險而不失其信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維心之亨者以其剛而處中也行則有尚者以其往而有功也譬之水焉其流而不盈時止則止也盈而後進時行則行也坎以能止為信以能行為功時止時行其君子處險之道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險之時用大矣哉

此又推言險之義也天惟其險故人不得升地惟其險故有山川與丘陵由此觀之王公之有國者可不設險乎王公之設險如城郭溝池以為固是也故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言國家有用險之時而險之用甚大不可不謹也程子又有曰若尊卑之辨貴賤之分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此又推明傳外之意也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
乃化成天下

離者附麗也觀之日月必麗乎天然後有以運行而
照臨百穀草木必麗乎土然後有以發生而成遂以
君臣言之亦必上下重明而皆麗於正道然後有以
化天下而成文明之治焉二五皆離體乃君臣之重
明也又皆處中正乃君臣皆麗乎正道也凡物之有
形者則必有所麗如麗乎天麗乎土皆有形者也今

言君臣不曰麗乎位乃曰麗乎正見君臣之合必皆
附麗於正道若不麗於正雖有其位亦不能以治也
彖言利貞而傳以是明之其意精矣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卦之二五皆以柔而麗乎中正之道此其所以亨也
二五既以中正而致亨則畜牝牛之吉可知矣牛之
性本順而又為牝牛則順之至也麗於中正者非至
順之人安能之故如牝牛者乃所以麗乎中正也六

五本非正而與二總言中正者以中為重而可以包
乎正也

周易參義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參義卷四

元 梁寅 撰

彖下傳

咸感也

咸之義皆也而謂之感者兩物對待則自然相感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
利貞取女吉也

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為感之專
兌說為應之至又艮以少男而下於兌之少女此三
者皆交感之道也柔上剛下感應相與釋亨也物必
相感應然後能亨也止而說釋利貞也艮止而非私
媚則為感之正兌說而非勉強則為應之正又凡以
止而說則其說不過皆得其正者也男下女釋取女
吉也男先於女而女順從之乃倡隨之常道故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

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論感通之義而又推極言之也觀之天地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天地相感應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則天地又與萬物相感應聖人猶天地也故能以一人之心感天下之心而天下之心又莫不應之者是則天下之和平由聖人有以感之也然情者性之動也天下之理動而後感感而後應則感之與應皆屬乎動也故又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其不言聖人

之情者蓋聖人之情即天地之情萬民之情即萬物之情故但言天地萬物而人之情者可以包之也

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震上巽下陽大陰小得其常分也雷震風發交助其勢能常相與也內順外動能順理而動乃常行之道也一卦六爻剛柔皆相應乃陰陽相求之常也此四者皆理之常故卦名曰恒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恒固可亨而无咎矣然必得其正然後為久於其道
若不得正則雖曰能久而久非其道矣世之人固有
遂非自用而不變者然久非其道亦何以亨而无咎
哉觀之天地其恒久而不已者亦曰久於其道爾天
地之久於其道則其正可知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凡事終必有始靜必有動非終无以始非靜无以動
故必先久於其道而後利有所往久於其道終也靜

而常也利有攸往始也動而變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推言久於其道之意也日月之麗天者以其常而得正故能久照乎下土四時陰陽之變化者以其常而得正故能久成乎萬物聖人之體道者亦以其常而得正故天下化之而有以成其治觀其恒久於道者如此則天地之情可見矣而聖人之情又豈異乎

哉

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小利貞浸而
長也

時雖當遯然五以陽剛當位而二與之應尚可隨時
消息故云與時行也小利貞者言尚可以小而正之
所以然者以陰之浸長而尚未盛也

遯之時義大矣哉

處遯之時而合遯之義者在下位則身退而道亨為

大臣則隨時而匡救其或進或退各盡其道非時中而幾於聖者不能也故贊之曰大矣哉言處之難也大壯太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陰小陽大而四陽過盛是大者壯也以剛而動者其所以壯也在人則為君子盛長之時而其所以盛長者以其動皆天德也若其非德而動則時雖大壯而其行非壯矣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其曰大者正也言陽之大者以其正也能正且大則
可以合乎造化矣故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言
天地之所以大者亦不過乎正大也大壯之大以陽
言而正大以理言大壯者大之名也正大者乃其所
以大也以君子而比之小人則固為大矣然君子之
所以大者以其心之正大也若其心不免於私邪而
狹小則亦小人矣其何以得大之名乎

晉進也

晉有二義進也明也傳獨以進言蓋能進則明盛可知矣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卦上離下坤乃日出地上之象也坤為順離為麗為明是以順德之臣而附於大明之君也卦自觀而變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是以柔順進而居君位也卦有此三者故為錫馬三接之象夫有功之諸

侯孰不欲承乎天寵者然使在上者非大明之君則
屯膏吝賞安能有路車乘黃之錫予乎使在上者非
柔順之德則剛愎少恩又安能有嘉賓式燕之禮意
乎今以康民安國之侯而遇大明柔順之君則其錫
予之厚接見之勤固有非常情之所及矣

明入地中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
之

卦德內文明外柔順君子當明夷之時而能如是則

雖近傷地而可无傷矣然非大德之人不能也故曰
文王以之文王有緝熙之敬非文明於内乎有天下
三分之二而服事商非柔順於外乎其羸里之拘囚
也又豈非所謂蒙大難者乎其難雖大而卒以自免
非幸而免也以其内文明而外柔順耳

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夷以上六為暗主則六五者近暗主之臣也箕子
近於暗君者故六五爻辭言箕子之明夷而彖傳亦

以箕子之事釋卦辭利艱貞而言晦其明者蓋迫近
暗君而易於見傷故不可以明自矜耀也箕子為紂
近親而見囚所謂內難也然紂既殺比干箕子知其
不可諫而不復諫又佯狂以免其患而不與之同惡
此非能正其志者乎蓋晦其明者謂外晦而內明也
必能正其志而後謂之晦其明若不能正其志則一
於晦而无復明矣象傳曰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亦
此意也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卦之九五居外而中正男正位乎外也六二居內而
中正女正位乎內也然先言女正者順卦辭而釋之
蓋欲正家者必由內始也男女之各正則合天地之
大義矣天陽位乎上地陰位乎下而男女之正位有
似焉天地一男女也男女一天地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嚴君者所尊嚴之君長也母本慈也而亦謂之嚴者

蓋不嚴則不足以正乎內也九五剛而中正有父之道六二柔而中正有母之道故特發其義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卦畫上居上為父初居下為子五三陽為夫四二陰為婦五居上之次為兄三居五之次為弟前以九五為父者以陰陽之正位言之也此以上九為父者以卦畫之上下言之也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

道正矣至於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則皆舉此而措之非有異道也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以卦德言則說而麗乎明也以卦變言則自離自中孚自家人皆柔進而上行也以卦體言則六五應九二是得中而應乎剛也然卦有此三者而止於小事吉何也蓋睽乖之時天下之事有難為者必剛中之

君任剛中之臣然後志同道合而有以回既乖之事
勢合既散之人心今六五雖得中而陰柔不正當睽
之時君臣疑阻亦安能大有為乎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
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天下之理有睽必有合故又推極言之以明睽之可
合也睽之可合者以物理之本同也天高地下其體
睽矣而交感化生其事有不同乎男陽女陰其體睽

矣而相說相求其志有不通乎生物萬殊其體睽矣
而真精妙合其事有不類乎蓋睽者其體也合者其
用也人能合其睽則有以盡其用矣故又贊之曰睽
之時用大矣哉言處睽之時盡睽之用其事至大也
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卦德外險內止是險在於前而能止也見險而能止
明於處險之道矣故贊之曰知矣哉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

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曰往得中者蓋坎中爻變則為坤而五居尊位為坤之主是往而得中也又卦自小過而變陽進而居五亦為往而得中也曰其道窮者西南平易則其道可亨東北險阻則其道自窮也曰往有功者濟天下之險非聖賢不能而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德故其往則必有功也往謂進而有為也曰當位貞吉以正邦者卦自二以上五爻皆當正位則是得其正而可

吉故可以正其邦國也初六以陰居陽雖不當位然處於卑下亦陰之正也其贊之曰蹇之時用大矣哉蓋當蹇之時而盡乎濟蹇之道其用為至大也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曰往得衆者西南坤方而平易人之處解者能安靜不煩擾則衆心之所歸也又卦變自升而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坤為衆是亦得衆也曰乃得中者九二

剛而得中故能來復其所也曰往有功者言如九二之才若難之未解則可以進為而有功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卦為損者以其損下卦之陽而益上卦之陰也以為其道上行者非謂得其道也蓋當此之時上益則下損上得則下喪其道但利於上而不利於下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
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而有其孚信則元吉以下四者皆其效也有孚謂
當損則必損不當損則不損是乃損過以就中非損
下以益上者也二簋之用有時者言損益當隨其時
也夫損末而存本損文而存實固美意也然文飾未
過而損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質勝而野矣儉而不
中於禮矣故曰二簋應有時言二簋之用亦應有其

時不專以儉薄為美也天下之理剛者常過而柔常不及凡損過益不及者皆損剛以益柔也然時之當過則過亦未害時當不及則不及亦未害故損剛益柔者行之當有時也聖人之於事或損或益或盈或虛亦順時而已順時而損益所謂損而有孚也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損上卦之陽益下卦之陰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此所以為益也人君能損上以益下則民說之无窮

矣又能自上而謙恭以下下其道豈不大顯乎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曰中正有慶者卦之九五六二皆行中正君臣同德以益天下則固其身之福慶而亦天下之福慶也曰木道乃行者震東方屬木巽之象亦為木當涉川之時而獲舟楫之用則利於涉而木之道行矣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

時偕行

此極言益道之大也卦之德內動外巽是動而巽順於理也動而順於理則其益日進於廣大而无有疆限矣觀天地之益萬物則天道資始地道資生而其益之大无有方所此天地之動而巽也觀聖人之益天下則當益而益順時而行而其益之大同乎天地此聖人之動而巽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卦之德內健而外說健決而說和此其所以能決也

為君子者无其剛健固不可然徒剛而不和則善類不應人心不附亦安能決乎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曰柔乘五剛者小人之罪莫大於以邪而陵正一柔而乘五剛此其罪之大者也為君子者以是聲言之則善惡著明而人心說服矣曰其危乃光者盖必盡誠以呼其衆危厲以戒其事然後可以去朝廷之闇

濁而致公道之昭明也曰所尚乃窮者蓋欲正人之
罪必先於自治若不能自反則已且有瑕矣而何以
治人乎是則尚德義者其道固不窮而專尚威武者
不免於窮也曰剛長乃終者言一變則為純乾也蓋
君子之進必无一人之不用然後事功成小人之退
必无一人之不去然後患害息故當此之時五剛雖
盛而猶必益進其朋類然後除惡之事終也若君子
未盡用小人未盡去則正不勝邪而邪復傾正者有

之矣又安得謂之善終其事乎

姤遇也柔遇剛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曰不可與長者言取如是之女則其淫狡悍戾將惟家之索矣其可與之長久乎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以一陰而遇五陽不可言也故又別取義而言天地之遇焉一陰始生而與陽相遇固天地相遇之義又上乾陽為天下巽陰為地亦天地相遇也天地相遇

則二氣交感而萬物化生故言品物咸章也章明也
言萬物之生洪纖高下莫不自形自色而粲然可見
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又言君臣之遇也卦之五二皆以陽爻而得中位是
各以剛陽而遇乎中正也然五又遇乎二二又遇乎
五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此又君臣之交相
遇也君臣之所遇與其交相遇者如此則其道可以

大行於天下矣

姤之時義大矣哉

贊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遇以其時而合於義則功
化興焉遇不以時而不合於義則乖戾生焉天地聖
人之道无不然也以此推之相遇之道可不謹乎

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卦德為能順以說卦體九五剛中而二應之皆所以
為萃也以人事言之能順於義理而說服人心又處

以剛中而得其應助則其所萃可知矣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
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王者之至於有廟所以致其孝享也致者極致之義
祭必極其誠敬然後鬼神享之也利見大人而亨者
以大德之人能聚以正也蓋聚必以正然後可亨聚
不以正則人心之聚者違道干譽爾貨財之聚者剝
下奉上爾如是安得而亨乎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皆

所以順乎天命也夫天命者天理之當然而已時當
交物以厚則厚為順理而儉為不順理時當進以有
為則進為當理而不進為失其理謂之順天命豈容
私於其間哉亦盡其理而已矣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當萃之時而盡萃之道皆天理也故觀人之所萃則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之發育氣之萃也萬物
之化生形之萃也其所萃如是乃其情理之可見者

也

柔以時升

坤本在於下者然巽既體卑而居下坤乃順時而上
升此柔以時升也又卦自解而變六三之柔上居於
四亦柔以時升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卦德內巽而外順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此所以
大亨也自人言之能內順於義理而接物亦以順又

有剛中之德而獲乎上安往而不亨乎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卦之五二皆大人也九二用見六五六五亦用見九
二二見五則升於位而其道行五見二則升於德而
天下治既見大人則不憂其不升矣故臣得行其道
則臣之福慶也君得成其德則君之福慶也君臣道
合化行天下天下之福慶也南征吉而志行者得遂
其升則其志可以行於時也

困剛揜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
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人之處險而能說是雖困而不失其亨也或曰傳文
當從所字絕句亨字乃卦辭當自為一句言能處險
而說則雖當困時而不失其所故可亨也曰以剛中
者蓋欲吉无咎非得正則不能而得正者又必剛中
之大人也卦之二五皆剛中之大人也曰尚口乃窮
者兌之德為說而其象為口當困之時而接物以媚

說又爭之以口舌乃取窮之道也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以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有井之象焉故卦之名曰井而其曰井養而不窮者言井之及物其用不窮此則井之義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改邑不改井言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釋改邑不改

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而曰乃以剛中者言如九五之剛中乃能安於常而不改也能安於常則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往來者皆得其用矣汔至亦未繙井言汲井將至而未及於用則與未繙井同也未繙井言未垂綆於井也井以及物為功今汲而未用同於未繙是未有功也羸其瓶而曰凶者盖汔至亦未繙井但利澤尚未及於物爾非有凶禍也至於敗其瓶則非但无功而凶亦甚矣詳味彖辭及傳文兩未

字則汙至亦未繙井者非凶但羸其瓶者為凶也朱
子以亦未繙井羸其瓶為一句故謂未有功者亦凶
此又一義也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已日乃孚
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夫有所變革必已日乃孚者言變革之初雖云至當
人亦未信必丁寧反覆以曉告之然後人信也文明
以說為大亨以正者蓋人心之說順則可以大亨而

文明以燭理則能得其正也以革而當為悔亡者惟
革之不當故有悔若革而當則其悔亡矣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
大矣哉

又極言革道而贊其大也觀之天地則陰陽迭運推
遷改易然後四時成觀之聖人則順天應人撥亂反
正然後天下定以是言之革之時豈不大哉時當革
而不革不可也時不當革而革之亦不可也故曰變

通者趣時者也苟徒知變通而不知趣時豈為善於
革乎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
養聖賢

卦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乃
鼎之象也下木上火以木巽順於火所以亨飪乃鼎
之用也卦有鼎之象又有鼎之用故名鼎享上帝養
聖賢又推鼎之用而極言之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卦下巽為巽順於理上離為目而五為耳乃耳目聰
明之象又卦自巽而變柔進而居五又凡離在上者
皆云柔進而上行蓋柔本在下者乃居尊位是進而
上行也又卦體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是能用乎剛
陽也卦有此三者所以元亨也

震亨

震之義為動為恐懼為有主動則能進而有為恐懼

則能自修省有主則能保其大若此者皆亨之道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當震驚之來而能恐懼修省可以致福慶矣故曰恐
致福也笑言啞啞者人乍喜而恐懼未平之意也其
曰後有則者言由其先能恐懼故後能自處有法也
大抵人當震驚之時而不知恐懼則必至撓亂失常
而致咎惟能自恐懼然後能安於常度而致福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迺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

主也

程子朱子皆云邇也之下脫不喪匕鬯一句然傳釋卦爻之辭多或舉上句而兼釋下句竊疑此亦但舉震驚百里一句而所謂驚遠懼邇者乃兼不喪匕鬯而釋之也蓋震驚百里者驚遠也不喪匕鬯者懼邇也若有國者當震驚之時雖其禍之尚遠而能心懷畏懼視之已如近災焉則可以不失其所守矣故傳既釋卦辭又推言主器之義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

以為祭主也言慎守如是則可以繼世而主祭矣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艮止與行止之止小不同艮止之止乃止於義理也
行止之止乃止而不行也時止則止靜而止於義理
也時行則行動而止於義理也人之止於義理唯其
時也當靜而誘於外物失靜之時矣當動而思慮昏
亂失動之時矣唯動靜皆不失其時然後本心瑩然
隨事燭理而其道可以光明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止之所以取義者以卦體言之內外之卦陰陽敵應
而不相與也不相與謂兩卦各止其所而不相顧也
人之不顧其私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動靜之間惟
理是視而自无過咎矣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
邦也

釋利貞之義也卦自二至五陰陽各得正位此所以
進而有功也進得位以位言進以正以道言得位之
正而不以正道則國不可治能以正道而不得正位
則功不可成位也者成功之基也道也者正人之本
也

其位剛得中也

上言進得位以自二至五四爻言之也此又言其位
剛得中以九五言之也九五以剛陽居中正則正位

正道皆得矣人君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以倡率其臣下則凡羣下之進者又莫不各得正位而行正道信能如是則功有不成乎邦有不正乎然則正邦而有功雖由於諸爻之正而九五之中正者其所係尤重歟

止而巽動不窮也

以卦德言漸進之義也卦之德內艮止為安靜之象外巽順為和順之義人之進也內不能安靜則必有

貪欲之心外不能和順則必有冒犯之戾此二者皆躁進而自取困窮者也君子之進必以漸其中安靜而外和順此其行之所以无不達也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此言婚姻之常道以釋卦之名義也男女之配合如陰陽之交感故曰歸妹者天地之大義也言人之道即天之道也天地之氣不交則无以致萬物之興昏

姻之理不行則无以垂萬世之嗣故歸妹者乃人之終始也所謂終始者蓋有夫婦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前者既終則後者復始以卑承尊以少繼老生生相續无有窮已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前釋卦名義既以婚姻之正者言之矣然卦辭言征凶无攸利則歸妹乃不正之卦故傳又曰說以動所歸妹也言其以說而動者蓋以其所歸者少女也以

少女而從長男故非正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卦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是位不當也二五皆以柔居剛上是以柔乘剛也以婦人之義言之待媒妁之言者正也若越禮淫奔則非正矣其能不凶乎婦順其夫者道也若庸奴其夫則非道矣其又何利乎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豐者盛大之義也卦之德內明外動以明而動此其

所以盛大也自人言之則明者明其理動者措諸事
明動相資而德業成矣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王假之尚大也言王者至此豐大之時則所尚者皆
大事也蓋豐大之時制作則必欲其備儀文則必欲
其稱凡其所施設无非盛美之事是所尚者大也然
盛極則必衰故又當勿憂而宜如日中以照天下蓋
能謹飭使常如日中之時則可以照天下而保其大

矣夫日中則昃乃理之常豈有常中而不昃者乎然
自人言之則道之在我者亦所當自盡而不可盡歸
之天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

此又發明卦辭外意言不可過中也夫日中盛極則
必昃昃月既盈滿則必虧缺由是論之天地之盈虛
尚且隨時而消息而況於人事之无常者乎況於鬼

神之不可測者乎人有見於此則知天命之无常而人道之當盡庶能戒謹恐懼以保其大矣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旅者失其所而非常居故可小亨而不可大亨也然以柔居中則不過剛以取禍順乎陽剛則得強援以為主止於其所則安常分而不妄求麗乎文明則明義理而達事變此四者皆羈旅之正而致亨之道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重巽以申命

巽之象為風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處不動而命令之施有似焉故以巽為命令也命令之出必丁寧反復以致其意如書言若茲多誥史言三令五申皆重復之意故又取重巽之義而謂之申命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以陽剛順於中正而其志得行此所以亨也然巽以陰為主而陰柔必順於陽剛然後能就事此所以但為小亨而不能大亨也利有攸往以五與二言利見大人以初與四言

兌說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卦辭為說亨而利貞而卦體則剛中而柔外人能剛

中則中心誠實能柔外則接物和柔故其說可以亨而又得其正矣說而能正則上順天理下應人心將何事之不可為乎說以先民而民忘其勞无往而非亨也說以犯難而民忘其死无往而非貞也孟子言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其說以使民者乎又言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其說以犯難者乎王者之說道順天而應人可謂大矣天下之人固將皞皞然莫知誰之使然者而又安有不知勸者乎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渙之成渙由乾之九來居二而得中坤之六往居四得陰之位而上同於九五又卦變自漸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故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其謂之不窮者以其居二而得中故也若居初而在下則窮矣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王乃在中者言處得其中也九五有中德則天下之

散者无不可以合以臨民而民心歸以祭祀而鬼神格以濟難而禍亂定焉往而不用夫中哉然合其散者莫重於祭莫難感於鬼神非極其誠敬不能也故卦辭以王假有廟言而傳復明之曰王之至於有廟者以其能處乎中也處乎中則其心不偏倚事无乖謬其為誠敬可知矣鬼神之微而不測猶无不格也而況於人乎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木在水上舟楫之象故言利涉大川者以乘木而有功也然乘之得人則有功也乘之非人將胥及於溺而已而何望其功乎以六爻觀之如九五之渙汗其大號六四之渙其羣九二之渙奔其机其皆善於乘木之人歟以濟渙之才而成涉川之功渙之亨者可
知矣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節之所以亨者以三陰三陽剛柔平分而二五皆剛

而得中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聖人大中之道隨時而變如權衡之校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又安有窮乎若任其獨見而過於中道則為詭異之行非隨時之義豈惟人不可以取法乎雖其身之所行亦有時而窒矣故苦節之不可固守者以其道之有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人有所說而不知止者多矣節之行險而能止者以其二體皆剛中也不窮極其說能困險而止則可謂有節矣又以九五言之五居尊位為節之主則其節也得乎中正而不過苦又豈非節而能通乎坎為通人之於事如水之流通則其道不窮可知矣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天地之節於四時而見乃自然之節也聖人之節於制度而見乃因其自然之節以為節也天地之化四

時循環終而復始亘乎古今而未嘗間也聖人觀天地四時之節於是設為政教大而君臣上下之分定小而鳥獸草木之禁明皆所謂節也故聖人之制度一定則不傷於財不害於民而天下治矣

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柔在內為中虛中虛者信之本也剛居二體之中為中實中實者信之質也上順巽於下下說從其上則說而巽者又信之接於物也卦有是四者故名之以

中孚其孚如是乃能化於邦國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信及豚魚言物之難感者信亦及之也夫豚之與魚冥昧无知之物也然飼之以信則應期而集而況於人乎信之能及於豚魚則幽而鬼神顯而民物无不以吾誠而貫之其吉可知矣涉大川而曰乘木舟虛者唯其舟之虛故能浮能載而川可涉也人以剛中之才而乘虛中之舟亦何險之不濟乎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信而能正則事皆天理是應乎天也以人而應天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於此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過以利貞而曰與時行者時當過而過則雖過亦正也然卦以二五為主而二五皆柔故止於小事吉而已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剛失位者以三四言之然言陰陽之位則三為得位
唯四失位耳傳意所指蓋謂失二五君臣之位非陰
陽之位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
下順也

陰過之時不可大事矣故如鳥之高飛則逆時而凶
下止則順時而吉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於飛鳥猶然

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既濟亨小者亨也

既濟之亨者小事之亨爾故謂之小亨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卦之六爻皆得其正而當其位故彖辭云利貞貞其
固有非設戒也然為占者言之故謂之利貞言利於
如是之貞也

初吉柔得中也

內卦為文明而二以柔順中正為主此其初之所
以吉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終止則亂者外卦為坎險而五以陽剛陷於險之中
終於止而不能出是其道之窮困矣豈非終亂乎

未濟亨柔得中也

既濟柔得中在下卦則初吉而終亂以文明已過而
坎險繼之也未濟柔得中在上卦則始未濟而終亨

以出乎坎險而正當文明也六五以柔得中為文明之主果何事之不亨乎其與既濟之小亨者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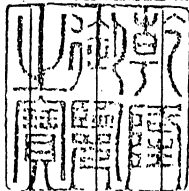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小狐者以象少年輕進之人也小狐之勇於濟宜其濟之易矣然未能出乎險中者以其不知時而冒進也不續終者言進銳退速而不能繼續以終事也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濟六爻雖不當位然其剛柔皆相應與又以九二

而應六五五文明二剛中君臣得位而剛柔相應則
其濟天下之險又豈小狐之比哉



周易參義卷四